



新的希望！

· 殊 旭 ·

斯邁爾先生說：「希望像太陽，當我們向它行進我們負擔的陰影，便拋在後面。」真的！希望，是我們真實的摯友，忠誠的老師，光明的嚮導。我們站在這個硝煙瀰漫，苦難無邊的大時代裡，向着嶇崎的人生旅途進行，絕對不能缺少了希望的伴侶。因為希望的本身是快樂的，它，不啻是俘虜者自由的鎖匙，疾病者健康的良藥，創造者勝利的先鋒，成功的基地，失敗者無上的安慰和鼓勵！它不但能破除我們四週的黑暗，照亮我們遙遠的前程。而且能夠給予我們的熱和光，給予我們的智和力，所以希望確是一種有著絕對的潛力的興奮劑。這種具有特殊潛能力的興奮劑，能够使頹喪者變為興奮，使消極者變為積極，使悲觀者變為樂觀，使軟弱的羔羊，變成奮勇的雄獅，堅強的猛虎，使渺小短暫的人生，變為偉大而永恆的眞生命。你看！在廣大壯麗的人生舞台上，不是有著許多人把寶貴的生命，永遠窒息在沒有太陽，沒有熱和光的墳墓裡而偷生于人世，使自己變成「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的可憐動物嗎？然他們所以一致于斯，就是失却偉大的希望的策進和鼓勵，而陷于絕望的幽谷啊！反過來說，中外古今，許多偉人哲士，他們之所以在人生舞台上，充作有聲有色的主角，奏演出一幕幕可歌可頌的節目，又何嘗不是偉大的希望的鼓勵和策進呢？

雖然！希望有時近乎幻想，它會常常愚弄我們，所謂：「希望之心愈大，而失望的機會也愈多。」但，我們仍需要希望，因為失望總沒有絕

望那末可怕！何況古人會給予我們：「有志者事竟成」的啓示和鼓勵呢？所以，我們可以沒有任何的東西，但決不可以沒有希望啊！特別是現在，處身在這「萬象更新」的自然歲序啓示之下的我們，更應該有新的覺悟，新的理想，新的目標和嚮向！因此，善感多思的我，面對着這所謂「普天同慶」的良辰佳節，不覺產生了以下四點新的希望！

一、希望建設新的佛教！

舊的時代過去了！新的時代已來臨；人類的思想和需要，也隨着時間的巨輪日新月異地轉變了！可是，佛教却落在時代的後面，永遠趕不上時代，尤其是那些與時代脫節的睡獅們，仍然抱殘守缺，終日夢夢，不識時機，不思振作，試問佛教怎不衰落呢？但，我們是有熱血，有朝氣的僧青年，我們不能在這長夜苦悶中過下去，更不能永遠受着陰晴底寒冬的威脅和摧殘，我們應該在這明媚底春光照耀之下，勇敢地，興奮地站起來，當仁不讓的荷擔振興中國佛教的重擔，發展如來的家業，光揚佛陀慈悲的教化，宣傳佛陀平等的宗旨，盡形壽的：「整理如來舊家業，建設中國新佛教」啊！

但要知道，這裡說建設新的佛教，並不是推翻數千年來佛陀所說的眞理，僅僅個已研究所得的一點狂知謬解去建立新的佛教；而是根據佛陀所說的無上眞理，與適時代機宜的原則「變其用而不變其體，變其形式而不變其精神」地去建設去創造啊！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舊，病乃不存，夜

不炳灯則昧，冬不禦棉則寒，渡河而乘車則危，易症而嘗舊方者死。」這不是很顯明地告訴我們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嗎？儒教尙且教人善于應變，見機行事，何況我們觀機設教，對病施藥的佛教呢？所以，生存在這六十年代的我們，委實應該秉承佛陀機宜的救世精神來隨逐時代，與時代並駕齊驅地向前推動；一方面努力掃蕩過去佛教不能適合現代社會需要的病態，洗刷迷信的色彩，擺脫消極，悲觀，厭世等惡習；另一方面借用現代的文化來揭示佛教高深奧妙的眞理，同時吸收各國文學的精華，採擇各國佛教的特點來完成中國適應時代及未來人類生活需要的新佛教。使佛法變為一種活潑潑的學說，成為世界人類新生活中的精神補品，思想引為新信仰的對象，這樣！佛教才不致走進末日的墳場，這樣！佛教的新生命才能誕生，也唯有這樣，佛教的新生命，才能和春天的花那麼蓬勃，燦爛，可愛而放出新鮮的光明來照破這人世間的黑暗，撫慰芸芸衆生的心靈！

二、希望展開新的工作

希望與現實，其中間的距離，是需要我們不斷地奮鬥和工作，絕不是坐待或敷衍而可以實現的！所以，新的佛教的希望，雖然盤踞着我們整個腦袋，假如我們不在希望的熱誠鼓動之下，積極地展開創造佛教新生的工作的話，那末，希望是希望，現實是現實，希望與現實之間，永遠是距離着一道深潤的鴻溝的。所以我們在「建設中國新佛教」的呼聲中，應該積極地展開新的工作！

然而，甚麼是新的工作呢？新的工作，就是一改已往佛教一切不適合時代性的工作；例如昔日的佛教是濟亡度靈的，現在應該減少利死的工作，多作濟世益群福利人生的事業；以往是坐享

其成的佛教，現在要變為勞動生產的佛教——如佛教農場，佛教紡織廠，佛教印務所等；都是佛教今後自食其力的良好生產工作。從前的佛教是深閉幽谷，與世隔絕的，佛陀精確的真理，唯藏諸名山，高置樓閣，現在應變為活躍於都市的佛教，深入民間的佛教；使佛教真理之光，照破了這人間的黑暗，使佛陀的仁慈，感化這世界的殘暴，佛陀的和平，轉變這世界的戰亂，使佛教的快樂消滅這人類的痛苦。但，怎樣才可以使佛教活躍於都市，使佛陀的真理入民間，饒益有情呢？我以為必須從宣傳的工作，和事實的表現兩方進行。如佛教義學，佛教圖書館，佛教雜誌社，佛教演講會，此外還有佛教電影、幻燈、戲劇、播音、著述、詩歌、音樂……等都是宣傳佛教真理，改善社會人心，糾正人類思想錯誤最有力的工作；其餘佛教醫院、養老院、慈幼院等慈善機構，亦是表揚佛教慈悲博愛，救世濟民的真理的事業。這些：都是佛教今後唯一的出路，也可說是建設佛教新生命最好的組織和成份，所以這些工作誠為當前佛教急於需要的工作，諺云：「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總該在明媚春光照耀鼓舞之下，展開我們新的工作。

三、希望造就新的人才

我們雖然欲展開新的工作，以完成我們理想中新的佛教，但沒有人才，怎能興工動作呢？不錯，事業的成功與否，完全視乎人才的有無。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反正諸正，豈不在後賢乎？」這裡所說的後賢就是人才，故儒家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說；佛教又何獨不然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沒有人才，新的工作怎能發展？沒有人才佛教的新生怎能成立？所以人才成為今日佛教唯一的需要，可是今日佛教團體中唯一恐慌的就是人才，噢！「何

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呢？但甚麼是人才？怎樣造就人才？佛教為甚麼沒有人才？

1 人才的定義：人才，就是說一個人在廣大的人群中，能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特「巍巍堂堂，一品僧相」。且於其所處的時代，堪稱為有為有德有學有藝的人物；甚麼是有為呢？有為就是有膽量，有意志，有知識，有才謀，捨己從人，見義勇為，和專長的幹才。有德，就是富有道德觀念，有修養，有操守，有恒心，有毅力，負責任，熱心服務，所謂：「嚴淨毘尼，弘範三界，教化眾生」，這就是有德。有學呢？有學是學問，有智慧的頭腦，有聰敏的天才「博通世典，精達三藏」。和富有經驗的判斷力。有藝，就是有超絕的技能，有善巧的文字，擅長于各國語言和有藝術的口才。具足以上四種優秀的條件者，當然可以說是一位十全十美的特出人才；但於上四條件中，或其其一二的，也可稱為普通的人才了！

2 怎樣造就人才：關於這問題，許多人以為美滿的環境，是造就人才唯一的機會。不錯！美滿的環境中，往往產生許多特出的人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因為生長在具有濃厚道德觀念的家庭裡，或依止德高望重的師長，自然沾受到家風世德或人格感化的影響，而養成優越的人格。其次是地域的憑藉，人事的灌漑也是製造人才良好的機會。因為生長在文明的都市裡，見聞既廣，智力自生，所謂：「河曲所在，必有智叟。」這就是地勢給予人才的補助。人事的灌漑，就是明師的傳授，教育的訓練，以及益友的提攜，鼓勵和互助，孔子說：「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知者也」。這話的而且確，一個人並不是呱呱墮地，便成為出類拔萃的人才，必須經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訓練，然後成為一個有為有德有學有藝的優秀者。怪不得許多

人說特出的人才，是美滿環境的結晶品啊！但事實上，有時困難艱苦的環境，也可以造就許多優秀的人才！可不是嗎？你看，蘇格蘭那位大無畏的學者——喀萊爾，他早年雖那麼貧困潦倒，可是他終於成為一代哲人；皮以斯訶夫，雖然處身在俄國極惡劣的環境中，但結果成為舉世注目的文豪。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有名學者，偉人哲士都是在冰天雪地裡，患難困苦中磨練出來的，誰說惡劣的環境不能造就人才呢？所以美滿環境固可以造就人才，但惡劣的環境亦不足以挫折人才；不過前者是時勢造英雄，後者是英雄造時勢吧！只要我們肯拿出刻苦，容忍，奮鬥，犧牲，和堅韌的戰鬥精神來苦幹，實幹，快幹，那末，無論環境怎樣惡劣，亦會成為特出的人才啊！

3 佛教缺乏人才的原因：所以造成佛教人才凋零的因素很多，而且很複雜，但其主要的還是僧青年們一方面沒有優越環境的灌漑，良師的訓導，一方面是僧青年的本身缺乏奮鬥的精神和求知的熱誠。因此，不僅是特出的人才有若「鳳毛麟角」，即普通的人才，亦渺少得那麼可憐，佛法大廈怎不傾頹呢？所以，我虔誠地希望今後佛教的先進者，負起培植下一代的責任，羅集僧材，廣施灌漑；更熱烈地希望親愛的僧青年們，拿出生命的創造力來，拓荒，耕耘，播種，灌漑……開花，結實，使佛教的人才，有如春天裡「千花競秀，桃李爭妍」那麼茂盛；或像雨後春筍般一個個站起來共同展開新的工作，以完成新的佛教的希望！

四、希望創辦新的教育

佛教新生命的產生與否是決定于人才，人才的輩出，又賴乎教育的訓練，學術的培養，所以教育實為今日佛教當前唯一的急務。不錯！教育是製造人才的最高機構，是雕刻人才鋒利武器；

是鼓勵我們發明心智的導師，是創造我們精神的崇高價值的原力；它不特使我們知道怎樣將每一官能作為一種工具，怎樣去開拓智慧的領域，怎樣施用自己的智力和才能，而且使我們知道怎樣鍛鍊自己的情操，抑制自己的慾念。所以愛迭孫說：「教育之于人的靈魂，一如雕刻之于大理石塊。哲學家，聖人，英雄，智者，善人，或者偉大人物，往往以一個庶民身份埋沒着，經過適宜教育發掘出來。」真的，受過教育訓練的人，自然會由不知而知，從不能而能，從不善而善。從不知而知，知識增加了；從不能而能，技能具備了；從不善而善，人格完美了！一個人能具有充分知識，精深技能，和美妙的人格，在社會上不但獲得適應的生存，且獲得發展的機會，和勝利的成就，社會上這樣健全的份子多了，社會本身也就健全起來，國家也接着興盛起來。所以葛蘇斯說：「國家之安危與國運，主要是繫於人民的完善教育上面。而亞里士多德也曾說：『所有思考過治理人類方法的人，均信服國家的命運繫於青年教育之上。』即今總統 蔣公也曾說：『教育的究竟就是一種國力，而且是國力之中的原動力。』由此可知教育確是建國的樞機，富國的基地，社會沒有教育，社會文化決不能進展，人類沒有教育，人類的思想決不能發達，國家要是沒有教育，國家的前途必定頹危的，所以，無論國家、社會、人群都不能缺乏教育的施設啊！

佛教呢？當然，也不能沒有教育的施設。因為，僧教育不但是增長僧伽知識的源泉，陶冶僧伽品格的洪爐，培植僧伽美德的要素，和激發悲願的原動力；而且是一整理如來舊家業，建設現代新佛教」的最高機關，是「光揚佛陀大乘真理，改導現代人心正思」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們要造就僧材，固然要創辦僧教育，要建立佛教的新生，更急于需要施設僧教育。但提及「僧教育」，真有點遺憾，豈止遺憾，而且很傷心呢！：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當此萬象更新的時候，筆者一瓣心香恭對佛前，祈禱昔日「敝於封建陳腐

的思想，囿於門戶派別的成見，隨殘冬而過去，巧狡刁橫，破壞正法，挫折人才之徒，如隆冬的消逝。另一方面，虔誠地祈禱聰明睿智高瞻遠矚熱忱為教為人的大德長老們，菩薩心腸——大慈大悲，犧牲自我的心腸，像新春萬物一樣蓬勃；菩薩精神——大雄大力大無畏的救世精神，在這萬物春為始的時候表現出來。積極地展開佛教新文化的工作，廣辦新的教育來培植僧材，使無數優秀的有志為僧的青年，獲得僧教育的機會，去充實他們的知識，培養他們的品格，磨鍊他們應付潮流，光揚佛法的技能，將來能够負起發揚佛教文化的使命，成為化導人民補救社會道德文化的新生力軍，這樣，佛教的前途才有希望，佛教的新生才能成功啊！

筆者不敏，唯觸景生情，而寫了以上四種新的希望。但，我相信凡有關心佛教前途的長老和僧青年們，都會有同樣的希望吧？不特會有同樣的希望，且已由希望進而實踐呢！不是嗎？只要我們一讀第六卷第十一期合刊的「人生」雜誌，便知道臺灣佛教的新生，已經走進胚胎時期了，只要臺方的佛教工作者再接再勵的奮鬥到底，那麼，佛教新生命的誕生，又何難之有呢！可是香港的佛教教育和文化事業，老是像北國裡的深秋景象一般蕭條；大德們有大德們的保守；僧青年們有僧青年的苦惱，惶恐，甚至徘徊于歧途而墮落。這教人怎不傷心而又為港方佛教前途而抱危呢！因此，我寫了以上的希望，無異是提出幾項扼要的呼籲！深願我教同胞們，面對着這「普天同慶」的日子，不要「依世起倒，隨俗浮沉」地到處恭維，更不要「觸景生情，遊子興悲」地作無謂的惆悵和嘆惜，我們應該在共理想，同一希望之下握緊正義之手，抖擻精神，並肩前進啊！雖然，好事難免多磨，所謂：「事修而諍興，德高而毀來」，但我們為了佛教的新生，為了自己今後的生存，更為了處在水深火熱中無邊苦惱的衆生，我們應該大雄無畏地奮鬥到底，決不為環境的惡劣和摧殘而低首，更不為無情風雨的打擊與挫折而屈服，我們應該拿出生命

的熱和光，血和力來創造佛教的新生，我們為了爭取無上光榮的勝利，甚至犧牲一切，亦在所不惜的。因為我們為了真理，正義和責任而犧牲，總比在黑夜裡糊塗塗塗的死去有意義有價值啊！親愛的佛教同胞們，起來吧！起來，起來，快起來呀！凡非沒有熱，沒有光的佛教同仁，都應該堅敢地站起來，為佛教的新生而努力，而創造。我們都知道 國父曾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現在我們可以說：「新佛教尚未成功，僧青年仍須努力」。努力吧！親愛的僧青年們，讓我們秉着正義的旗幟，挑着建國興起的擔子，唱着勝利的進行曲，勇敢的向着光明前途邁進，把我們理想中的希望變成事實。最後，心香一瓣，敬祝全世界人類，福慧無量！

世界佛教友誼會在緬甸召集被邀參加

融熙

飛仰光機中口占

扶搖鐵翮一毛輕。耳畔風雷九萬程。莫是老來顛倒甚。涅槃不證上琉璃京。
太空寥廓好翱翔。造化玄機暗自商。雲上驕陽雲下雨。分明天道有炎涼。（起機時方大雨而雲層上烈日如火）

飛瓦城機中

一飛人看又冲天。隱几長吟意自便。（平聲）
遮莫瓊樓高處過。不曾容易暫留連。
天馬行空不受繩。乾坤踏破豈尋常。雲縫俯瞰人間世。渾似琉璃水族箱。（空航無舟行岸移之相下視林莽如藻如苔）

題槐村居士詩集

李炳南

一卷光芒似鑑冰。幾回搔首愧詩朋。騷壇高仰孤輪月。幻相西來半箇僧。句健皆從生處覓。格清疑是定中澄。云何般若離文字。便作禪觀亦上乘。

乙未年元日禮佛寄慨

李炳南

法未有興謗。園荒無布金。如何斗東轉。不挽日西沉。已竭螳螂力。仍在蠟蠟心。憑誰借慧劍。揮霍破天陰。